

聖宋文選全集

六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六

石守道文

上蔡侍郎書



侍郎閣下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也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後物性道故曲者直者駁者平者仆者立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美故剛者柔者暴者舒者急者各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于有極是也和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介者正所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至必先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動喜怒哀樂不合于日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於未兆之前而絕之故發而皆中節也易曰古之先見不言凶而吉吉者其能知善不善于幾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凶何由而至也介見天下得其治則憤悶發于內而言語形于外已暴著于外猶不知協于中于事耶欲其吉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可得乎故凶悔吝當隨之冬集至闕下有人密道閣下之語於介者歲規訓誡丁寧切至如聽箕子皇極之

文選 一六

義若開孔思中庸之篇釋然大覺前日之非噫天以剛方直烈之性授于介不納介于中夫剛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殘戕折日可待矣今閣下毆介歸之于中是天以剛方直烈付于介閣下納之令德也天欲暴殘戕折於介而閣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閣下仁育陶宰為至厚矣今西走蜀四千

上范經畧書

里不敢以跋涉為勞以平生未登一登閣下之門為恨引首南望不勝拳拳之心不宣介再拜

夫天生時聖人乘時君子治時易之家人後有睽睽後有蹇蹇後有解家人之道窮必乖故睽睽故難生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以解其難也然則天下無事 國家無不有難在治之矣黃帝之蚩尤舜之苗民禹之防風周之管蔡漢之諸呂七國唐之安史諸侯不能累黃帝疵舜禹痼周瘡漢病唐能治之也 聖朝八十年始有賊吳之患 國家與賊為家人今與我始乖故樹孽境上則正合大易之時也治此時也寔屬于閣下蹇之繇曰利見大人正吉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哉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正吉以正邦也其說謂非大人不能濟蹇非智者不能止險當位與不當位失正無以正邦故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與

五應二居臣位五居君位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而蹇蹇以進志扶王室故九五大蹇明來解之繇亦曰有攸往夙吉言有難而往以速為吉也賊吳犯順之明年天子則用閣下經略矣殆一年未見成功讒害日進上遂罷二公而復閣下經畧初賊吳猖獗閣下尚謫守於吳人皆曰不用閣下賊不可破及劉石敗此論益喧然滿都下天子乃釋閣下罪益官進職與夏韓同節制陝西路閣下之謀未盡見用故成功緩且有間遂罷閣下今起復閣下專當一面雖未足以極閣下之才亦畧足以施閣下之智矣噫閣下之智施之四海有餘况一隅哉人將見賊吳之首置汴四門矣生是時也必生是人與人與時相遇故曰有非常之時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用兵四年卒無尺寸功此功歸於閣下矣淮西之賊五十年功卒歸裴度當時賊揣唐室公卿可畏者晉公也遂陰使賊害之天地神祇扶持守護刀斫不死卒收蔡功賊吳揣境上諸侯可畏者閣下也遂以書問在朝公卿果有請誅閣下者賴天子聰明神聖閣下獲全晉公刀斫不死乃相憲宗擒元濟閣下書問不入乃復大任其亦卒破元吳乎介又觀兵興以來人多辭勞就逸憚險苟安獨閣下不

愛其身不顧其家不惜其祿位極誠盡節以必得賊吳後歸為心此得王臣蹇蹇之節有攸往夙吉之善天下以征西之任歸於閣下又閣下寔有取元昊之才而復能盡忠臣之節區區元昊有不平乎介不才國家無事也不能有一言以助衣裳之治國家有事也不能持一夫以效干戈之用如閣下諸公皆暴露霜雪衣不敢暖食不敢飽士卒皆被甲胄冒鋒鏑入萬死出生民皆輸財轉粟飢渴道路乃獨夕而卧晏而起恬愉休逸飽水肥草自比於山鹿野麋豈所安乎然自視不肖無毫毛可施用竊為閣下得山東豪傑三人負罪而有才者二人沛縣梁構兗州姜潛任城張洄皆負文武材略有英雄之氣習於兵勇于用智識通敏精力堅悍若使各當一隊必能得士死心先諸於立功若使守一城捍一寨茲一城一寨遂為金湯不可得破若使儒衣緩帶隨元戎而周旋兵機戰謀惟元戎取之茲三人寔豪傑之士也非閣下三人不肯事非閣下亦不能用茲三人構事劉頴子望潛事明復先生洄初事子望後事明復皆學有根蒂道有本原其器必深其用必遠固非淺近輕妄尚勇好兵之流也閣下幸厚用之所謂負罪而有才者二人前兗州奉符縣尉李溫前宿州臨溪縣令曹起皆進士策名起亦事子望溫亦事明復能知聖人之道樂蹈名節好

履仁義守一官能勤且廉善養民繩吏人頗受其福起刑一人至死以不
得縣吏心及州帥善意自懼不能直棄官竄去温以不善事上官為苛吏
籠置于深法平價買官騾一誣温損官錢數婚除名羈管滌州二人皆有
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集戰劉牧注師卦當行師用兵之時勝敵而已唯
才能智勇是用不復錄其行故陳平盜嫂韓信出胯下黥布刑不妨為漢
之功臣况兵家宜取負罪遣行之人用之何者負罪則世不錄遣行則人
不齒知其無以進于時而信於人終將廢矣則思効用以自補立功以自
贖故兵書曰王臣失位思立其功者聚為一隊言必能決死以戰是以漢
武帝賢良之詔求跣跣之士奔蹠之馬取是道也温與起宜先收而不宜
見章閣下幸當留意晋公平准西吏部馬總柳公綽諸人寔助其功今閣
下幕中國不乏人矣介以謂明堂所賴者唯一柱然衆材附之乃立大勳
所任者惟一人然群謀濟之乃成閣下幕中雖不乏人如構潛洄三人亦
未可不取温等二人寔宜備駁策介自視無毫毛可施用苟得五人者與
朝廷立尺寸功足以贖不肖之罪是敢冒將軍鈇鉞之威言茲五人取
舍惟閣下命介不任拳拳之誠不次介頓首再拜

與范思遠書

文選 卷六

三

思遠足下大江可涉也有鼃鼃蛟螭橫馬泰山可登也有虎豹豺狼當馬
不斬其鼃鼃戮其蛟螭江終不涉也已不殛其虎豹殄其豺狼山終不可
登也已聖人之道猶大江也猶泰山也今之為榛塞者其害何啻鼃鼃蛟
螭虎豹豺狼夫欲聖人之道大通四海上下流行而無阻礙必也先闢去
其榛塞者距退揚墨然後孟子之功勝也排去佛老然後吏部之道行也
思遠亦當思之乎介嘗為他日有功於此者必在思遠與士建中熙道者
故去年冬曾以書暨熙道文字十二篇附致思遠書中言熙道非有過寔
者但思遠未嘗深與之語自是迄於今凡六七月不聞命疑思遠不深以
介為然介雖甚無識當與家人童孺言亦未嘗妄毀譽人敢誣於大君子
乎思遠今欲追復古聖之道非熙道恐無可與同闢榛塞者未知終以為
何如

與裴員外書

裴君員外足下前日專使至厚賜長書目駭心悚流汗竟趾非所當非所
當矣咸章韶夏至樂也不奏於瘦身之府而奏于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
其音也飛兔腰褭逆馭也不聘於王樂之前而鬻於市人惡能審其駿而
知其良也然而餒甚者人饋之以大牢雖食之不知其旨而知貪乎味也

如渴甚者人飲之以旨酒雖啜之不知其醉而知嗜其甘也固亦心腹飽
飲而靈府浹洽也噫文之弊已久自柳河東王黃州孫漢公輩相隨而亡
世無文公儒師天下不知所準的猶學夫樂者不知六律之有統五音之
有會而淫哇之蔽百千萬變徒嘖嘖惱人心噪噪聒人耳終莫能適夫節
奏而和於人神文之本日壞枝葉競出道源益分波派彌多天下悠悠其
誰與歸輕薄之流得斯自騁故雕巧纂組之辭徧滿九州而世不禁也妖
佞詭誕之說肆行天下間而人不禦也今天下大道榛塞人無所由趨而
之於堯舜周孔之聖人唯詰屈一徑而已吾常思得孟韓大賢人出為芟
去其荆棘逐去其狐狸道大闢而無荒磧人由之直之於聖不有徑曲小
道如依大塗而行憧憧往來舟車通馬適中夏之四海東西南北坦然廓
如動無有阻礙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郡又逢孫明復孟
韓茲遂生矣斯文之弊吾不復為憂斯道之塞吾不復以為懼也然則吾
愿與足下協施其力而助二人焉來書過稱將走六服之外至於萬百里
而避之也豈敢當惟閣下無中道叛去幸甚不宣介再拜

與韓密學書

經略密學閣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文選 十六

四

之功祿山盜據兩京非常也汾陽立非常之功朱泚之亂非常也盜據兩
京非常也汾陽立非常之功朱泚之亂非常也西平立非常之功淮西之
賊非常也晉公立非常之功今元昊猖狂敢侮天子以夷狄而慢中
國以婁螳而亢至尊亦非常也求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莫若閣下
聖君聰明能知人故自興師以來閣下獨當上注意曾未期歲由中諫升
為樞密直學士是急非常之功于閣下也得留意焉今用兵之處誠已
得人然建大厦者非一材維泰山者非一繩為梁公猶取張柬之桓彥範
五人為之助為晉公亦以韓吏部馬總柳公綽諸君子為之佐然後功立
成也前竊見閣下言貝州人趙三郎者深州人李七郎者彼徒以武力可
任閣下尚且不遺之况於天下之豪傑哉泰山布衣孫明復沛縣布衣梁
邁太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洄皆有文武資材仁義忠勇策謀略可應
大任 國家無事時足容偃蹇山林嘯傲雲泉今邊寇內海索 朝廷露
師轉粟之勞煩吾 君宵衣旰食之慮復等豈得申申燕居飽食高枕也
閣下經畧陝西苟得四人寔有以助成閣下非常之功不次介再拜

與王建中秀才書

四月四日祖來石介謹致書王君茂才足下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

載隨山刊木櫛風沐雨以安橫流以平九州武王既定禍亂紂之餘民瘡
瘠未合周公踐祚攝政方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下白屋之士制禮作
樂以成太平豈屬失道天下凌遲孔子絕糧于陳削迹於衛伐檀于宋歷
聘七十國而不得用則詩書定禮樂贊易象修春秋以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斯三聖人固已勤矣固已勞矣然而卒不憚者息民患也行道聖也孔
子既沒微言遂絕揚墨之徒榛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
辭以闢揚墨說齊宣梁惠王七國之君以行仁義災靈中歇賊莽盜國衣
冠墜地王道盡矣楊雄以一支木扶之著太玄五萬言以明天地人之道
作法言十三篇以闢揚正教魏晉迄陳隋帝王之道埽地而無遺矣生人
之命遂絕而不救矣文中子以太平之策十有二篇于隋文帝不遇退居
河汾之間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佛老之教靈
於中國千百年矣韓愈憤然于千百年下孤力排毀不避其死論佛骨貶
潮州八千里而志彌愷守益堅斯四賢者亦已勤矣亦已勞矣然而卒不
憚者亦以息民患也行聖道也蓋古聖賢方其天下未寧生人未安聖道
未明以謂職在於已不敢安其居也 方今正道缺壞聖經廢離淫文繁
殺放于天下佛老妖恠誕妄之教揚墨汗漫不經之言肆行于天地間

天子不禁周公孔子之道孟軻揚雄之文危若綴旒之旒絕先王不救吾
徒豈得而安居乎雖不逮古聖賢遠矣亦當窮精畢力而後已庶幾其道
由吾徒而後粗存猶愈于不為也足下生民之先覺者也適水者天下之
人而足下獨東矣蓋滄海之所在也適山者天下之人之秦之越而足
下獨之魯矣蓋泰山之所處也適于東須至于海至于海必涉其深然後
知水矣之于魯須登泰山登泰山必窮其高然後知山矣適于東不至于
海如不東矣至于海不涉其深如不涉矣之于魯不登泰山如不之魯矣
登泰山不窮其高如不登矣况其中有中道而將止者乎介幸而不隨天下
之人之秦之越而獨隨足下其援吾手我其躡足下履牽連挽引庶能至
焉慎無為半途而廢者不宣介再拜

上李雜端書

雜端執事魏工公曰願為良臣不為忠臣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
傳福世世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蓋樂得堯
舜而事之也夫稷契咎陶能得其時其道易行也龍逢比干不得其時其
道難行也以堯舜為之君稷契咎陶為之臣朝立敢諫鼓進善旌誹謗木
闢四門達四聰明四目言有不從之乎諫有愾乎故身獲美名君受顯號

桀紂為之君雖龍逢比干為之臣滅德作威敷虐萬方焚炙忠良剝剔孕婦言有從之乎諫有納之乎故身受誅夷君陷大惡然堯舜為之君其道易行也必有稷契咎陶而為之臣其道乃行故身受美名而不讓桀紂為之君其忠難行也必有龍逢比干而為之臣其忠乃立故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契咎陶非擇其美名也龍逢比干非欲其誅夷也蓋為臣之定分惟忠是守事君之大義惟忠是蹈雖世有治亂君有昏明為臣之分事君之義有去就乎忠有廢乎故龍逢比干敢死而不敢廢忠書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文公于此所以惕懼而極言也今天子神明睿武負義軒之姿道德過堯舜雄毅似禹湯靜專而動闕淵然而神毅一朝崛起於軒墀之上獨任萬機視前日政有紊綱紀者一發號令正七條事越五日又罷八御藥官顏風掃馬權臣屏馬教化政令自天天子出馬又三日引河陽舊相公居廊廟以總大政任元老取青州牧天章閣范公領中司以執憲法用正人也召閣下自河北轉運使入霜臺以知雜事求直臣也留太常博士范仲淹為諫官以司獻替開言路也俾哉雄斷睿略深謀大智其三王之舉也執事懷王佐才略魁宏亮直揭於朝右得堯舜之主而事之其道固易行也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獨讓稷契皋陶乎願為良臣獨無魏

文公之盛心乎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執事冠獬豸簪白筆執天子法繩內外九品官無使不仁在君側春秋傳曰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焉夫日月天之目也日月沒氣稜掩六合天為之昏日月并烟霧四暹天為之明御史天子之目也御史曠厥職佞邪蔽九重君為之昏御史舉厥職奸醜竄四夷君為之明執事職彈舉日正色立於朝持天子綱紀肅正朝序無使佞邪蔽君之明天下綱紀在一臺之士臺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四海無不正矣惟執事思厥職知所任既克思既克知克行其事易曰昂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執事始以直道進亦以直道修善之善者也無于大易折足覆餗之罪使天下有名器假人之議所望于執事也介嘗聞于稠人廣眾中舉天下忠謇骨鯁之臣則以執事為首天子聰明睿智察搢紳中能直言敢諫剛正不撓亦謂無過執事故天子發于精衷外取執事處于憲臺以持天子綱紀天下聞之皆曰天子能得人亦曰執事能稱職介忝嘗被大賢半顧之過懼萬一有所不副天子意天下俾天子暨天下皆失知人則哲之明敢告於初惟執事聽納焉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于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于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于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于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于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揚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于下以之有其名于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天下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報烈于天下復得位于朝見用于天子閣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于聖君施于天下俾國家為二帝為二王為兩漢為鉅唐美夫子之志曰我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止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正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于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明君有大位焉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奸臣敢在位蠹賊未悉除是夫子之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說御史府

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也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亂荒政啼諫廢忠慢賢御史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彙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也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于外更觀其能連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報聞於天字決于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報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勿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織入革故鼎新百度備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藹然不

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為某官時忠鯁諫直蹇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般名藹然倂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為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惠溘私庭曳青綬者五六月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鉞其口朝廷有關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諫直蹇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為進之謀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于權位以布諸行事利于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衣食者歟正色直己立于朝以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噉噉寔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從而靡者小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塗晚節須有淪變宜其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群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連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取信于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之則肯已乎寔將施及國家布于天下以左右吾君綏我民矣群小人排毀不已寔可恠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不宣介再拜

文選 六

八

上蔡副樞書

夫聖賢非徒生也四凶在朝堯德不明舜起佐堯流共工于幽州竄三苗於三危放驩兜於崇山殛鯀於羽山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載隨山刊木決九州距四海成王幼弱周公踐祚制禮作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王道失叙禮壞樂崩三綱將絕棄倫攸斁夫子作春秋明易象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揚墨塞路儒幽滅矣孟子作十四篇而闢之新莽篡漢道斯潛矣揚雄作準易五萬言法言十三章而章之晉宋齊梁陳並時而亡王綱毀矣人倫棄矣文中子續經以存之釋老之害甚于楊墨悖亂聖教蠹損中國吏部獨以以排之故四凶去堯德明洪水息蒸民粒禮樂作周太平六經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存揚墨闢孔教行法言修莽惡顯續經成王綱舉釋老微中國又是知時有弊則聖賢生聖賢生皆救時之弊也唐季之荒頓五代之攬搶大祖一戎而夷之錢唐之不朝并州之未貢太宗傳檄而賓之真真宗修其制度明其法律章

其物采和其政令正其禮樂通其教化 陛下守之制度則修矣法律既明矣物采既章矣政令既和矣禮樂既正矣教化既通矣然則時無弊乎曰何得而無之今之時弊在文矣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文之所由生也夫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文之所由見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所由用也三皇之書言大道也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言常道也謂之五典文之所由迹也四始六義存乎詩典謨誥誓存乎書安上治民存乎禮移風易俗存乎樂窮理盡性存乎易懲惡勸善存乎春秋文之所由著也文之時義大矣哉故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易曰文明剛健語人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救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于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與三代同風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悌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報也聖人職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具兩儀之體布三網之象全五常之質叙九疇之數

道德以本之禮樂以飾之孝悌以美之功業以容之教化以明之刑政以綱之號令以報之燦然其君臣之道也昭然其父子之義也和其夫婦之順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亂內外不瀆風俗歸厚人倫既正而王道成矣今夫文者以風雲為之體花木為之象辭華為之質韻句為之數報律為之本雕鏤為之飾組綉為之美浮淺為之容華丹為之明對偶為之網鄭魏為之教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兩儀三網五常九疇而為之文也章禮樂孝悌功業教化刑政號令而為之文也聖人職之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君臣何由明父子何由親夫婦何由順尊卑何由紀貴賤何由叙內外何由別而化日以薄風日以淫俗日以僻此所為今日之時弊也曰時有弊必有聖賢生而救之者豈非吾明君與吾賢弼哉 主上天資英威乃神乃聖剛健中正有乾之元德聰明睿智有古之神武尸居淵默則人不見其機龍興神悚則天不知其變如堯藝祖之武如神宗之英如真宗之仁信乎明君也閣下射策冠天下士斯文未喪蔚然宗工人其代之承帝理物夙夜宥密彌綸天地之化惟時惟先財成天地之道如夔益如稷契信乎賢弼也以明君賢弼相與救乎斯文之弊易如反掌矣然而斯文重器也舉之者在乎衆力斯文大弊也革之者必乎逾

時天下有志憤斯文之弊力求斯文之本其身履道心守正閣下豈不欲引之使施力焉竊見鄆州鄉貢進士王建中其人孜孜乎此者二十年矣其道則周公孔子之道也其文則柳仲塗張晦之文也其行則古君子之行也仲塗沒晦之死加之公疎繼往子望亦逝斯文其無歸矣建中獨能得之建中一布衣耳貧且賤栖栖鄉閭間父母甘旨不繼豈能振起哉上有明君倡之賢弼和之使建中承音接響傳而之天下匪朝伊夕敷充盈于宇宙矣文不正弊不革未之有也斯百數十年之弊雕剝元化之文物傷亂風教莫斯之甚閣下一日能救之則閣下之功與舜禹周公孔而已其器識備而材用足智謀周而宇範遠施之于事王佐才也識時運知進退常出處明顯晦言必信行必果喜過服義閑邪存誠其近古之中庸者乎安貧守節非其義一介不取于人非其人未嘗與之往還廉介清慎不屈權貴不畏強禦如復孝廉建中其首當之介嘗與之遊入齊中竊得其文十篇皆化成之文也若夫言帝王之道則有道論明性命之理稱仁德之貴則有壽顏論根善惡之本窮慶殃之自則有善惡必有餘論大聖人之言辨注者之誤則有畏聖人言論舉五常之本究禍福之謂則有原福上下篇明鬼神之理存教化之火則有原鬼篇守正背邪遺近趨遠則有隨時解達聖人之時廣夫子之道則有夫子得時辨擇賢養善察奸除惡則有秀辨今皆獻之此其小者也未得其一二建中在京師可令盡寫看則見其人矣亦知介不妄也昨本州李屯田若蒙曾狀其寔聞上乞時召試策今聞依例禮部就試萬一失其人是失天下之賢也亦可為國家惜之伏惟閣下特留意焉介官州縣也身卑賤也名微且昧也建中至卑薄也至眇小也閣下至貴重也至顯崇也以州縣卑且微賤且昧之人為卑薄薄至眇小者至貴重至顯崇不亦僭乎蓋知建中之深今走天下求知建中者惟閣下矣捨閣下則建中無歸矣故不敢述僭越之罪直冒大賢以聞于瀆鈞嚴云云不宣介再拜

上趙先生書

謹上書先生左右介近得姚鉉文粹及昌黎集觀其述作有三代制度兩漢遺風殊不類今之文曰詩賦者曰碑頌者曰銘贊者或序記或書箴必本于教化仁義根于禮樂刑政而後為之辭文者驅引帝王之道施于國家教于人民以佐神靈以浸蟲魚次者正百度叙百官和陰陽平四時以舒暢元化緝安四方今之為文其王者不過句讀妍好對偶的當而已

極美者不過事寔繁多教律調諧而已雕鏤篆刻傷其本浮華緣飾喪其
真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缺然無髣髴者易曰文明以止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堯則曰聰明文思禹則曰文命敷于四
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之文何其衰也去唐
百餘年其間文人計以千數而斯文寂寥缺壞久而不振者非今之人盡
不賢于唐之人盡不能為唐之文也蓋其弊由于 朝廷敦好時俗習尚
漬染積漸非一朝一夕也不有大賢奮袖于其間砥然而特起將無革之
者乎唐之初承陳隋剝亂之後餘人薄俗尚染齊梁沈風文體卑弱氣質
叢腫猶未足以鼓舞萬物教明六合逮章武 皇帝負軒義之姿懷唐虞
之材卓然起立于軒墀之上武功取定海內剝剔瑕乾清坤寧以文德
化成天下驚潛燭幽雷動日潤韓吏部愈庶期會而生學獨去常俗直以
古道在已乃以空桑雲和千數百年希濶泯滅已亡之曲獨唱于萬千人
間舉人耳慣所聽惟鄭衛恣憊之教忽然聞其太古之上無為之世雅頌
正始之音恍惚茫昧如喪聰如失明有駭而亟走者有陋而竊笑者有怒
而大罵者叢聚嘲哂萬口應答無窮休愛而喜前而聽隨而和者惟柳
宗元皇甫湜李翱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居易樂天輩數十子而已吏部

志復古道奮不顧死雖擯斥摧毀日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數十子亦皆
協贊附會能窮精畢力效吏部之所為故以一吏部數十子力能勝百萬
人人之衆能起三數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于日月渾渾
灑灑沒如江海同于三代駕于兩漢者吏部與數千子之力也今 天子
繼明守成道德高厚功業巍然直與唐並今卿士大夫垂紳曳組森森布
列行彖超然直與唐比獨斯文邈乎不可視於唐居上者點畫語言絳纒
章句如彼畫工不知繪事後素以為質但誇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也如
彼追師不知良玉不琢以為美但誇其雕刻之工文理之縟載豪華筆窮
山刊木橫列其文字布于天下以為後進式後進耳所習聞教名赫奕位
望顯盛之者惟是不知前人有孟軻揚雄董仲舒司馬相如賈誼韓吏部
柳宗元之才之雄也目所常見制作淫麗文辭侈靡者唯是不知前世有
三代兩漢鉅唐之文之懿也父訓其子兄教其弟童而未斫其口長而組
綉于手天下靡然向風寔以成俗吁無變之者有以待先生也如唐之弊
變之待吏部也繼唐之文章紹吏部之志惟先生能先生無與讓先生識
與天地相際接學臻古今縕奧名節德範人倫師表所謂有臯夔之才伊
呂之志周孔之道柯雄之文施之于一國之間和風仁教油然其洽矣施

之廊廊廟之上皇歆帝功卓然其成矣而命與才戾四十始登一第仕纔得上農夫之祿料不能得居廟堂之上調燮元化訢護百度堯舜其君仁壽其民也天豈虛生先生于世哉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揚子揚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歟孔子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不虛生也存厥道于億萬世迄于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今淫文害雅世教墮壞扶顛持危當在有道先生豈得不為乎仲尼有云吾欲託諸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先生如果欲有為則請先生為吏部介願率王建中之徒為李翱李觀先生唱于上介等和于下先生擊其左介等攻其右先生持之介等角之又豈知不能勝茲萬百千人之衆草茲百數十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為盛與大漢相視鉅唐同風哉語曰當仁不讓於師孔子不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孟子不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揚子不曰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于孟子文中子不曰千載之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吏部不曰釋老之害過于揚墨吾欲全之于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蓋知其道在己不得而讓也今也道寔在于先生先生豈得讓乎介竊痛斯文衰道不充力不足不能救世有賢儒君子天下所屬意豈特區區

文選 文

十二

小子竊有望乎左右先生留意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七

石守道文

唐鑑序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治四百年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寔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盛矣武后變唐為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大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宦用事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為季述之囚辱臣眇尋歷代無不以奸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為之也嗚呼奸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絕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宗武宣僖昭在中宦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奸臣壞之宦官覆之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奸臣事迹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于前奸臣壞之于中宦官覆之于後顛倒崎危綿、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絕僅能至于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于女后勿假權于中官勿委任于奸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齟齬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石曼卿詩集序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于言能者材之傳于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風俗之變必立官司採摭而監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弊亂無由而生取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所嚮政教化顯悖治道亡矣詩之于時蓋亦大物于文字尤為古尚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不入其域耳 國家祥符中民風豫而秦採筆之士率以藻麗為勝惟曼

卿與穆泰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寔不放于世而曼卿之詩時震奇秀發蓋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設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于篇而復氣橫去意舉輒本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闕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歟曼卿資宇軒豁過事甄詠前後所為不可計其逸亡而存者終三百餘篇古律不異分符二冊一日觴予酒作而謂予曰賢于文而又知詩能為吾序詩乎予應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故卒于用而已矣

送龔鼎臣序

山陽龔輔之學為古文問古之旨魯人石介對曰夫與天地生者性也與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厚則誠明矣誠明則識粹矣識粹則其文曲以正矣然則文本諸識矣聖人不思而得誠之至也賢人思之而至識之純也詩易書禮春秋言而為中動而為法不思而得也孟荀揚文中子吏部勉而為中制而為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于中也至于法也至于中至于法則至于孔子也至于孔子而為極焉其不至焉識雜之也其甚者為揚墨為老莊為申韓為鬼佛雜雜之為害也如此輔之將學為文厚乃性明乃誠粹乃識確乎不可移嚴乎不可諱也真乎不可屈也一馬于聖人之道惑邪亂之氣無隙而入焉于斯文也其庶幾矣然道知之不為難守之為難守之不為難行之為難行之不為難久之為難久之守之行之不篤不能久也久之不篤不能終也守之以誠而持之以篤惟輔之勉之輔之且往仕于孟州固以為離別之贈云

送祖擇之序

擇之罷濟南將歸關自歷山南走三百里別明復先生暨于泰山徂南相與講道德究經術眺雲霞玩水石舉觴賦詩五日而後去以所望乘重為明復先生之壽為予書先君之銘于石以為勅擇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望甚盛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為宋大人為人資材已高又自能知克舜周孔之道顧明復與予飢寒山谷中何有毫髮利于澤之而冒若甚辛頃肝胆予二人豈有求耶明復謂無謝擇之發聖人之緼明王道之極擇之拜而受曰嗚呼春秋賞罰二百四十二年矣仲尼之心獨撥衰周一世之亂反諸于正十二經揭如日月昭明于天地之聖賢得之多者帝得之少者王不得者霸明復之報為不輕矣予經學淺不能希正復然義不可嘿夫趨時物之性也情也狗道人之難也噫諸侯交迎傾國封之枉尺尋

直吾死不為見之孟軻尋邑三公舜歆高爵不作符命甘投于閻見之子
雲潮州八千究死瘴烟歸來京兆不肯嬋娟見之吏部嗟二李勣狗主從
昏咄、元附權選官觀而始節豈為不完勿能有終至今痕癩擇之與
予說縕深矣此去近天下得與吾相磨切天下是非亦得時見上講道君
政得失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是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擇之官日進
而寵日深矣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是擇之前
有鼎鑊而後有鈇鉞矣古之君子辭官職而違寵祿趨鼎鑊而就鈇鉞非
以官職寵祿為 而鼎鑊鈇鉞為樂也道適當然也擇之于道安之者非
利而行、之者非畏罪而彊之者也予所以云姑而報之資爾

送張季常序

孔子之大道為異端侵害不容于世寔三十年諸公能維而持之不能排
而去之維之持之道不絕矣不去其害道終病矣韓文公所謂不塞不流
不止不行是也予不自揆度乃奮獨力直斥其人而攻之吾寡彼徒衆反
攻予者日以千數視予之內虎動吻而狼磨牙賴聖君天覆地容得免于
禍獲人張禹功李遵道者其居與予不相遠耳目接于予固諒則其宜知
予之所為如是得禍如是輒不憚直以身冒予之禍來山中而助予揚子

文選 十七

三

雲稱軻之勇若禹之遵道者其勇者歟太史正崔杼之罪殺之其弟又書
杼又報之南史聞之執簡以往太史初正杼之罪知為史者然猶未知必
得誅于杼若南史聞已殺一人矣又執簡以往是真不畏死者矣予攻害
孔子者予知為孔子者然亦未知必得罪于害孔子之徒若禹功遵道已
見之于所得禍如是又來助予是直勇者矣予今年三十七而髮半白然
心益壯而氣不衰禹功少予十四歲遵道少予十五歲其文如進六軍而
作鼓嚴嚴猛齊厲張皇奮施可式可畏當與予周旋焉達也以孔子之道
窮也以孔子之道達而萬物不通乎窮而垂之于後世不明乎窮達之間
緯、然有餘裕具有能動心乎禹功藏用于神其得天下之幾歟遵道直
道而行其明天下之治歟幾近易治近春秋二子之道皆道也與世不其
迺其必達矣去舉進士予醉之以酒復贈之以言以釋相離之懷辛巳夏
五月二日石介序

祥符詔書記

祥符二年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秘閣校理劉筠唱和宣曲詩述
前代振庭事辭多浮豔 真宗聞之曰詞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乎流
若乃下詔曰 國家道蒞天下化成域中敦百行于人倫闡六經之教化

冀斯文之復古期末俗之還淳而近代以來屬辭多變侈靡滋甚浮艷相高忘祖述之大畝競雕刻之小巧爰從物議俾正源流咨爾服儒之人示為乃學之道夫博聞強識豈可讀非聖之書修辭立誠安可以乖作者之制必思教化為主典訓是師無尚空言當遵體要仍聞別集衆製鏤刻已多儻許攻乎異端則不悞于後學式資訓誘宜有甄明今後屬文之士有辭涉浮華站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復古風其古今文集可以垂範啟雕印者委本路轉運使選部內文士看詳可者即具本以 又天章閣待制劉公隨常言故楊翰林少知古道故孫漢公集中有送楊序說其年十一月建州召試授秘書省正字詔褒之有精彩神助文字生知之語是時名落天下道路拭目或勸以歌頌上美更祈清賞者則掉臂不顧或以其早成宿悟比前代王勃者則愀然曰吾將勉力庶免子雲近之長駭古今豈止于辭人才子乎又崔櫓初覽其斷文數十篇大奇之持以示漢公曰皇甫持正柳州少年時正當如是 本朝文人稱孫丁而皆推重之則揚為少知古文明矣然以性識浮近不能古道自立好名事勝獨驅海內謂古文之雄有仲塗黃州漢公謂之輩度已終莫能出其右乃斥古文而不為遠襲唐李義山之體作為新制揚亦學問通博筆力宏壯文字所出後

文道 七

四

生畏不愛之然破碑大道雕刻元質非化成之文而古風遂變時執政馮文懿與二三朝士竊病之又黃州漢公皆已成他人柔弱無以推揚之銜惟胡大監繼周在且以罪廢屏居廬江乃相與延譽徐言于上乞召知制誥以拉揚之虎牙繼周既至 真宗命上殿賜坐從容延問曰知卿雖謫官猶不廢學今復用卿知制誥繼周以久去班行朝禮多廢即拜謝于殿上 真宗亦不之罪繼周既退直趨舍人院箕踞坐廳上睥睨言曰邈來見上、金口命胡旦復知制誥胡旦老矣豈能重入此小兒隊裏知得完制誥於傲輕忽旁若無人 真宗以繼周素無行尚疑之潛令小黃門一人隨其後視之黃門盡以告明旦 真宗見文懿且道其事乃曰胡旦終未可用觀其言朕亦似被輕文懿以繼周自為之亦無如之何繼周但得通判襄州去揚遂肆然無復回避為文章宗主二十年故斯文之弊至于今矣可惜矣夫介讀祥符二年詔書知 真宗皇帝真英主矣聞劉待詔之說知文懿真賢相矣易曰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為 天子能知乎文之本而思復于古非英主歟為宰相能悼乎風之變而思救其弊非賢相歟介竊懼 聖君賢相之事異日泯落因私記之

宋城縣夫子廟記

天地吾知其易毀也一德不修則裂日月吾知其易喪也一政不存則缺
山岳吾知其易壞也一化不明則崩河洛吾知其易涸也一令不善則竭
大哉吾聖人之道彌旦億萬萬世而不傾橫維四方上下而不絕莫亂于
戰國莫妖于揚墨莫毒于羸秦莫逆于莽賊曹馬誦詐宋齊亡慝虐神猶
夏曰聰曰勃唱誕放邪曰聃曰釋下至唐季接武踵迹昏君暴德莫不滅
裂衣冠隳折法則焚燒詩書芟刈禮易吁吾聖人之道受戕害被攻擊斯
亦多矣而巍然中居竟不可毀息由根柢堅而枝幹茂也淵源濬而流派
遠也三才五常為根柢不亦堅乎堯舜禹湯文枝幹不亦茂乎六籍九疇
為淵源不亦濬乎益荀揚韓為流派不亦遠乎故天地有裂焉日月有缺
焉山岳有崩焉河洛有竭焉吾聖人之道無有窮也夫天地日月山嶽河
洛皆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缺有崩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萬
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有虧焉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禮樂一出
儒術吾聖人之道大行君、而臣、父、而子、京師達于郡縣皆崇嚴
廟迎而尊祀之宋城在南京為赤縣夫子祠宇尚闕春秋則釋奠子今之
廳事噫其為褻亦甚矣李大夫堯俞以儒學仕能知聖人為尊不敢躐慢
于是折佛宇淫祠十數區取其材作廟于縣署之右棟宇壯焉丹雘麗焉

穹、闕陽耽、闕陰夫子被王袞冕執珪尺有二寸負斧宸當宇而坐顏
淵閔子騫十一人列侍翼如有嚴有威廟成俾予記之嗚呼異哉李大夫
作是廟有三善焉撤佛宇弱夷法也毀淫祠革邪俗也尊聖師明大道也
有是三者不可不記故敢承命而不敢讓景祐四年五月一日

泰山書院記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臯陶傳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
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是也然按其功業德行窮不
必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楊子文中子吏
部三百年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于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
以其道授之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將傳之于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
乃于泰山之陽起學舍講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群弟子而居之當時游
從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揚則劉歆桓譚之屬文
中子則有趙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第
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之克之徒揚則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
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元齡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翱李漢張籍皇甫湜
之徒今先生游徒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

經畧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第者石介劉收姜潛張洵李湜足以相望于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賢之道無屯泰孟子楊子文中子史部皆屯于無位與小位而孟子泰于七篇楊子泰于法言太玄文中子泰于續經中說史部泰于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先生嘗以謂畫孔子之心者大易畫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克推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偏故作舜制辨注家之悞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之道大宗周孔子擬韓孟是亦為秦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為請以此說刊之石陷于講堂之西壁康定元年七月十八日記

青州州學公用記

故僕射相國沂公初作青州學成奏天子天子賜學名且頒公田三十頃次入于學公患田少不足又旁學作屋百二十間歲入于學錢三十一萬連今十稔學益興而士倍多太守趙集賢廣公之意取南城隙地入作屋八十三室別為鉤有六十三門歲入于學通六十七萬學之功用于是大

文選 七

六

充而養士之道稱矣學官與諸弟子修之請記于壁曰立其法萬世不改者道之本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者道之中也本故萬世不改也中故萬世可行也黃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君臣父子上下之制立其法萬世不改者也是之謂本馬服牛乘馬上棟下宇孤矢網罟之宜舟楫耒耜之利指擲之便臼杵之用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是之謂中焉相國公三代明王作取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之制建學于青立本也集賢由易大畜養賢願養正需飲食晏樂充朋友講習之義立寬于學制其中也大凡舒則人暇局則人困故善教者優游而至道不善教者急連而強人其要貴夫勞逸之節焉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今夫學者六藝經傳千萬言以時而誦之其為功時矣仁義禮樂忠信孝悌之道天也陰陽星辰災變之動以時而求之其為業廣矣廣博而難卒勤苦而後能作早起夜誦寒暑不廢衣冠不解則是常張之矣歲有田日有秋勞有休息有養所以息焉游焉之一張一弛之道也君子謂相國集賢善教矣張而不弛而不廢初集賢樂學之經始甚亟乃擇材史得節度推官蔡君宜用董其役作屋若鉤有百四十五間而取材於縣官之餘借力于公家之隙不煩于府不擾于民和說而以成予謂相國

也集賢善述也蔡君善平相國集賢之志也見詳斯文既不得讓同記共
歲月云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七

文選 十七

七

漢儒之治經終其身而無所倦能名其師說者上或召用之高下其材為博士郎大夫部刺史至九卿丞相御史者接踵而有已不以經為進而聽王之自擇故其人識趣向者重名節今學者徒馬玩章句而已何其偷淺而不能如古也今之取人格之以一日之間有未能通經而適合于程度者有治經知道而偶絀于倉卒之對者取之多失寔故學者愈不為苟借經術以卜射祿利得則撥棄不復置力于其間如淺文夫今日獲而明日捨其耒耜故其徒華而不根未至于道而止不致知君行己之大操而天下之治固是而日衰嘗以謂古之學者樂之者也今之學者利之者也樂之與利之于道之深淺豈可同概而論哉荀卿曰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夫人君之為治人君之有所為曷嘗不本于學夫苟不學萬事之錯邪正善惡之變雜然交至于其前吾無所守于中必有所眩于外故君臣之間皆不可以無學也學則名教之樂入之矣名教之學先入而不善之樂繼來先入者王之則繼來者必不勝雖萬

事之錯邪正善惡之變雜然交至而有以一之此聖賢所以用力省而為治多也昔漢武帝明春秋宣帝受詩明帝通歐陽尚書唐文皇序晉史明皇釋孝經憲宗喜觀寔錄今人主選經術德藝之老番侍講讀又有學行大臣以脩顧問固已隆學而重道矣歟二馬曾未厭于道又使科舉賤士各獻其所論著非獨秤較其能亦所以廣聰明博仁義也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人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恭莫大乎是吾非克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吾恭王也臣嘗治經史粗識仁義之大歸略涉古今治亂之體竊慕孔軻之所謂非道而不敢陳者故撫師說取其有益者而言庶備人主之采覽臣謂象數妖祥之說勝則亂人事故有易論三篇王法舉則天下自治故有春秋論土述禮之所起有禮論三見聖人勸警後世之君反覆而丁寧有詩論上下破偽論尊正術有史論上下通誠明之學有四子論二入至神之神不言之治有唐虞論推建侯置守之安危有三代論傷仙老之有敗于下有秦論王者不可以無剛德有西漢論誅忠而嬖佞者失天下之心有東漢論治天下非忠厚則不可久則有魏論釋二代禍福奸吏貨賞罰為世之大殘有梁論為天下以吏材則不足為天下以王道則有餘有隋論生

民之憂常自中起有唐論久安者危有五代論統其大旨為略惟 聖朝之而已矣

易論上

嘗痛世之學者不能知易之本遺人事而泥天道其卑者入于象數而高者不過入于名理自焦延壽京房毛爽祖孝孫之徒為六日七分之說日辰之支幹律呂之清濁風雨寒暑節氣之候與天文歷法以為皆從易而生故術者咸自託于易五行家曰吾之術出于易也歷家亦云然之術出于易也歷家亦云然歷家之所云又然已而泰同方伎卜相筮占之流莫不持籌衍圖指畫天地自以為知易意者借聖人以為高折世人之勿疑其妄而尊已之學也晚有韓康伯頗號知易至于聖人之精義又往、溺入于名理趣向大與佛老相類故仲長子光嘗稱老易夫象數之與名理固易之自出然而本非聖人所以教世者故不言人事而言天道謂之伎術非聖人之徒也自周秦間已謂易為卜筮之一法及秦燒書欲以愚黔首始皇與李斯曾不知卦爻有仁義之說學之者可以不愚易以此脫于亂世獨得不大後世傳授不絕然六筮矣後之學者又墜易之旨不能究極人事而推大授神放其言于尚恍冥迷之外務以惑世何易之少通而多塞如此哉夫是非定于目前而難于眩者人事也易偽而不可詰者天道也彼以謂已能談天衆人必以吾為洞陰陽而測變化吾智甚大而吾學甚達為力甚近而得名甚高且有難詰之幸此如畫師喜為鬼神而憚為狗馬以鬼神難知而狗馬易較故也嗟乎高者入于象數卑者入于名理而聖人之旨固已微矣夫聖人立易豈止作空器與後世為古法而已耶固將以利天下也卦之不同一卦之體當一世之事爻之不同一爻之體當一人之事位之不同一位之體當一時之事處治處亂宜進宜退處晦處明宜剛宜柔處上處下宜為宜否偁其時會事其曲折萬變聖人皆有術以處之故出沒于天地之間而利不能誘禍不能絀惡不能垢譽不能驕小以治之身大以之治天下無異道者斯則聖人以有用而為之矣同人以及三才可也學者奚獨以象數為哉

易論中

或曰易之所以為易吉凶禍福而已矣吉凶禍福見于象數者也今學易而不為象數又何知吉凶禍福之所自耶曰有天之禍福有人之禍福有天之吉凶有人之吉凶君子信乎其人在人者不治乎其在天者天之所為人有所不能為人之所為天有所不能為日月星辰之運動風雨露露之

時不時此天之所為也禮樂之興壞人倫賢愚之貴賤通塞時世之改易物之聚散兵之成敗此人之所為也天能自為其所為而不能為人之為人能自為其所為而不能為天之為故天雖神不能勝人人雖靈不能勝天此天人之職也而世之妄者持天以勝人其言雜乎巫史卜祝星工歷學僻故幻邪之間以謂吉凶禍福如有神佛在上職天下之象而司之者溺乎小數而泥乎大道或者率人以勝天曰吾可以却日月星辰之象而召風雨霜露之和使答吾如響此之謂干大人之職比干雖忠信力爭于紂則死微子捨之而去則李季跣雖暴無明天子賢諸侯則盜而壽人歟天歟天下之事不滿于求而異乎所素期者亦世人未之究耳而皆謂之天至于淺丈夫之金之得失曲士一祿秩之進退莫不指天以為託天何預于此哉故達者略然而視明求形而不察影木石之怪羽毛之故皆青赤祥人疴丈禍沓然而有不足畏也修吾人事而已矣商雲景星祥風甘露繼日而至丹芝瑞菴神爵駟虞不曠月而出不足於也民之治亂何由而已矣或曰然則易之所謂吉凶禍福而可以前知者如何曰人事有將然之理深為而難見絃錯而不可一者常人所未知而聖人已逆知之故寄之易曰此時而此為則吉則有慶則無不利則利有攸往此時而此為則凶則有厲則有悔則無攸利六事之必至者耳顧其多歧而常人疑之以為其狀若變化矣何預乎此哉學易者未能極人事而叛乎天地陰陽非易之本

易論下

十翼皆孔子之言乎不得而知之也然而有疑焉其所謂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何謂耶夫三才之交錯萬事之紛糅未嘗有獨行其無徒唱之而無應者是故剛柔相配消長相隨天地陰陽也小大相承強弱相長夫婦父子君臣也善惡相返治亂相易君子小人之分也禍福相生盈虧相旋物理之進退也二三而同出如晝夜之相代寒暑之相從黑白之不能不相資也有剛必有柔有消必有長故言天必言地言陰必言陽有大必有小有強必有弱故言夫必言婦言子必言子言君必言臣有善必有惡有治必有惡故言君子必言小人有禍必有福有盈必有虧故言進必言退此事之常而作者所不可遺也故配偶而言之則理惟而易明離合而雜舉之則混亂而不可攷夫易卦之序豈非二二而相從者乎今夫上經之卦乾天坤地故乾對坤屯氣之始蒙識之始故屯對蒙需和而訟乖故需對訟師憂也比樂也故師對比小畜以

陰而制陽履以陰而承陽故小畜對履泰故對否同人明于外大有明于
內故同人對大有謙自小而豫自文故謙對豫隨少為而蠱多事故隨對
蠱臨下對觀上噬嗑之明獄對賁之明政剝對復無妄之剛動對大畜之
剛止順養之中對大過之過坎之水對離之火此上經之次也下經之卦
以咸之動對恆之靜以遯之陰長對大壯之陽長以晉之明對明夷之暗
以家人之同而異對睽之異而同以蹇難對解通以損對益以 之五陽
決一陰對姤之一陰遇五陽以萃之聚而來對 之進而去以困之在下
而塞對井之在下而通以革之變之用對鼎之變之器以震動對艮止以
漸之女吉對歸妹之女凶以豐之附而光對旅之卑而隱以巽之順對兌
之悅以渙之散對節之收以中孚之誠在中對小過之行在外以既濟對
未濟此下經之次也不惟其義之若是觀其九六奇偶之畫或上或下或
相返或相生以兩之而為比則易卦二、而相從豈不甚明哉今夫序卦
之文蓋不協矣有象之苟合者有象之不合而強通者是豈聖人之言耶
學者究之而自知此不可以偏舉也學易者知夫所謂二、而相從則于
三才之淵萬事之變可以心通而知易道之半矣

春秋上

言春秋者何謂其紛、不決也病在于好奇而不好道好名而不好寔公
羊曰左氏出于此矣吾之說不可復出乎此乃出乎彼穀梁曰公羊出于
彼矣吾之說不可復出乎彼乃出乎此至于駟夾董仲舒劉向劉歆何休
賈逵伏虔杜預范甯尸子啖趙陸淳之徒莫不皆然有出乎彼吾必出乎
此有出乎此吾必出乎彼一彼一此惟求異于此者而勝于前人所異
者謂之新意有所同者謂之沿襲此春秋之學所以支離而不一聖人之
意所以晦而不明者乎公羊家曰春秋褒貶在乎書名書字書氏書人書國書爵
在氏者曰吾穀梁家曰春秋之褒貶在乎書名書字書氏書人書國書爵
之間耳或曰非也至後世之顯儒各守其意迭相舛笑搯牙而相攻者不
知幾人師弟子異論而父子異學嗚呼孔子大法孰從而一之昔者周既
衰微王者不能舉其法召陵踐土之盟而天下之政在諸侯難澤澳梁之
會而天下之政又在大夫大抵肆欲妄行與無王同故孔子作春秋以寄
王法蓋誅天下之不臣者也故春秋以王法為本曲直善惡次之不奉王
命而戰爭會盟則曲直善惡皆為春秋之罪人奉王命而陷于惡則罪在
上而不在下此春秋之本紀也有如文武為王周召為相坐明堂而治天
下之諸侯辨馬有兩諸侯不以王命舉兵以相殘王者執而治之則將誅

其不以王命而起兵乎將賞其直者而刑其曲者乎又將偕誅之乎又有諸侯或列國之臣棄其宗廟社稷之祭祀踰疆喪職不以王命禮典而盟會者紛紜于天下王者治而止之將誅其未命而行乎將賞其有益而為之乎此譬之人子奮呼袒裸持挺鬥爭而相撻擊于父母之前使良有司者治之必且罪瀆上亂禮之惡而未暇及所爭之曲直也又譬之人子不告父母而行以遂利于千里之外使賢父先者訊之必且罪其輒往亦未暇問利之得失也如此以治春秋豈不簡約而易明哉教學者之惑有二一曰忘大法較曲直二曰棄顯羨求微文曰圍曰入曰侵曰伐曰滅曰戰齊魯之相兵晉楚之相陵曰朝曰聘曰盟曰會諸侯之相從大夫之相交乃其不以王命則其罪固不容誅于聖人之筆矣此之謂大法捨此而規一翦一辨其小善小惡此之為曲直人君人臣非羨不道之舉孔子未嘗沒其寔曰賊曰盜之類觀其所書而見其惡其為貶也足矣此之謂顯羨捨此而煩為之說欲格之以日月名字之例或與善惡乖迕而不協則又以曲辨而妄意之此之謂微文治春秋者提大法而信顯義則于聖人之意微然而無所惑矣

春秋論下

文選 十六

五

聖人之道惟其是而已矣天下之事不一聖人所以行之者圓方橫邪高下曲折或抑或揚或微或章而一起于見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硯、然小人哉又曰可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力可與力未可與權夫權之為名何哉猶物之在權能不失其輕重而已矣仁義孝悌忠信道之大經也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經也聖人不以短妨長不以小破大短長皆順小火皆應其歸于道也易而直不幸而有梗不平于其間不可以偕得則必捐小以從大畧短以圖長不殺則不仁則殺之者所以為仁也不取則不義則取之者所以為義也過鄉人之長者俯伏而拜之長者仇其父則挺刃而追之何哉輕重先後之 不得而然也其于道之大經蓋未嘗戾焉其于人倫之大經亦未嘗亂也此其為不失輕重而聖人之所謂權者矣後世有公羊氏者出獨喜言權變欲教天下之臣子一切反經而為功其述春秋多以權之說赦奸臣賊子偽逆之罪使後世莫務為正而肆其邪心大亂聖人之道或者輒假此以起非常之迹據倚公羊氏之語勇為而無所疑事有不屬于中入于正則曰吾以為權耳常人不吾知而吾亦勿恤也小則盜國大則據天下詐者得成其志亂者得逃其誅是儒者言權之罪矣彼孔子語人者不曰學然後適道適道然後立、

然後權輕重而行之孔子以適道為權而公羊氏以反經為權歟或曰孔子于其下又繼之以逸詩唐棣之辭以明反經之義豈不謂之然哉曰非也可與立未可與權句斷孔子別言逸詩之文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彼作詩者因兄弟之乖離而喻之以唐棣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達之有蓋兄弟之未親已之孝悌未至耳意謂詩人之失辭此何以剛而不取也而釋者喻之于權以符公羊反經之說豈不妄哉故以謂公羊氏言雖辨而寔聖人之罪人春秋之巨蠹

禮論上

嘗讀載記其言禮樂詳矣高出于太古深入于無間窮乎天地之際汪洋瀰漫殆不可知而後及于用學者觀之或疑其張大禮樂而為之教求其所以然莫非必然之義也學者之言由禮樂者非天地之所出非人之所樂為聖人憂亂而矯為之不得已而人從焉者也人之所樂從所不學而能者情欲也聖人拂人之欲以就乎善抑抗詭切天下之象以入乎禮是聖人之術也若是則哉夫天理賦乎道本而後以為聖人矣豈哉賦乎理道本而為聖人耶大莫大于天下長莫長于萬世天所無者雖至聖不能強之使久立天所有者雖多力不能強之使必亡今夫禮也先天地而不

見其始窮今古而不見其終傑者不得而逃暴者不得而逃惟其與人俱生原于自然而後能也故聖人知禮樂之出乎天地性情之所自有故因其理而導之探其本而文之不得則已行之斯成不言則已言之斯立大可以被天下久可以傳萬世桀紂率天下之人而赴情欲欲以絕禮、不絕而桀紂亡秦焚聖人之書而樹己意欲以絕禮、不絕而秦亡莊周之虛無揚墨之僻邪申商之殘刻儀秦之詭偽王樂之浮曠黃鼓其說馳騫于禮之外欲以破禮、終不可破而教子者後世不可宗禮非出于自然而何也晉有阮籍者知禮之足以為治而不知禮之原其言曰禮豈為吾輩設哉抑亦妄矣彼亦死他日以己之厭禮法而謂君子皆然觀薄世之溺夫故而謂聖人之事不足繫特為侈論以高天下也虛無之說勝而晉亡斯籍輩為之耳故禮者生于古始成于聖人小人復情以歸禮君子循性以安禮智者待禮而後尊愚者待禮而後存人之生于禮之中宥泆而出于禮者亡鱗介之生于河海之中躍而離于河海者死此禮樂所以為天下命也故曰故禮必本于天又曰必本于天又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別也知此者其通于誠明

之學乎

禮論中

禮生乎天地出乎人心循乎性發乎情其斯之為本人不能無生有生故有父子人不能無長幼有長幼故有兄弟人不能無正偶有正偶故有夫婦人不能不相親相親故有朋友人不能無強弱有強弱故有君臣故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之禮其本則天地生之其節則聖人為之也因飲食之欲而饗食之禮作因男女之情而冠婚之禮作因其死藏生哀而喪祭之禮作因其群聚嬉樂而鄉射之禮作故享食冠婚喪祭鄉射之禮其本則人心固有之其文則聖人為之也凡天下之人利害不相稽則秦楚之人而讓沐乎利迫乎害則骨肉之戚而爭則是讓出于心爭出于事也讓出于心爭出于事則讓自中起而爭自外來也凡天下之人有餘則讓不足則爭有餘則讓則自讓出于自然不足則爭則是爭出于不得已也此禮讓循乎性而有也凡小人之情雖奮拏攘攫而得之然或有愧于其色也奮拏攘攫者其偽而愧者其真也此禮讓依乎情而生也故禮之本非天地不因禮之節文非聖人不備循乎性依乎情文乎語言動乎容貌決乎四體將之以辭讓濟之以物采悠爾而順翼爾而同方洋溢乎天下雖欲止之不可能也禮生乎天地而事天地出乎人心而治人心循乎性發乎情而安性情此之謂反本射獵有祭祀雉雉有妃匹蜂蟻有君臣鵠鳥有慈孝鴻雁有行列次序夷狄有喪葬報樂有天之氣全于人不全于物故物得其偏人得其正聖人之功及乎中國不及乎夷狄故夷狄得其粗中國得其詳人可貴也禽獸可賤也中國可貴也夷狄可賤也中國之人而不能禮則不能膠于禽獸夷狄此之謂樂其所賤而忘其所貴

禮論下

自秦焚書之後學者不得完經亡者已亡而存者大抵皆稊亂已不可全信漢之儒者各守所見務以自名其家亦有非聖人之言而設之于聖人學者謂聖人之重也不敢輒議之義從而傳師之故五常之道為之不明斯教之大害也孟子曰吾于武城取二三策而已孟子先秦而去孔子未遠猶謂古書之不可盡信况秦火之餘哉五經獨禮樂猶為秦之所惡絕滅殆盡而之禮經蓋漢儒鳩集諸家之說博取累世之殘文而後世立之于學官夏商周之事先所不集蓋不可不盡信矣嘗觀禮運雖有夫子之言然其冠篇言大道與三代之治其語尤難而不倫大聖人之所以持世者與天地長久而不變者君臣父子而已矣苟无君臣父子則强者攫

弱者駭竄動而愁、息而時肝人之黨將為禽獸之所勝其禍亂何如哉故楊朱為吾墨翟兼愛卒以其說敗天下置天下之民于禽獸賴孟子出力而之然後君父之教明聖人之道復存今其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如是而謂之薄俗又曰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如是而謂之起兵作謀賊亂之本以禹湯文武周公之治而謂之小康鄭氏釋之又以老氏之言為之證薄禮而厚忠信嗚呼禮不出于忠信而安出哉鄭氏之學如此而尚有所牽惑豈謂聖人之禮生于詐偽者耶有天地則有生民有生民則有情欲有情欲則有爭奪民與天地同時而生情欲與民同時而生事與情欲同時而生故雖太古不能无事若叛泉涿鹿之戰炎帝之虐而敗師擊之戰而亡此其亂忘之大者餘皆久遠茫昧而不傳泯滅而後世不得而之古之時未有城郭宮室則民皆有一旦之憂未知為耕織則皆有飢寒死亡之患未知為兵則若豺狼蛇豕 門未有書契則上之教令不行于下下之情訴不通于上由聖智之人繼出日除其所害歲興其所利是故器用至後世而益便禮法至後世而益詳人靈益尊萬物益不勝有欲為治者不待創設而治天下之具明備周足不之一物矣而世之妄者忽近而歸遠輕其所見而重其所聞率以為後世之治不及太古必竹簡而書俎豆而食履古之易服古之服聖于節茨之下然後以為高誦空言而忘治亂之大數是拘僻之病已故大道小康之說果夫子之遺言則是聖人之道二也苟子曰文武之道同伏羲王者有意于為治居今之時用今之器而迷五帝三王之仁義以安天下之民是亦五帝三王而已矣

詩論上

五經之道易可以潛而書可以彰春秋可畏而詩可樂禮嚴而不可踰其辭不同而為道一也世之學者常為祿利毀譽之所怵得之則止是以志之而不能詳學之而不能極其象知其文而不能知其道故五經之道益微嗚呼安得外祿利遺毀譽之人而使之學哉嘗觀于古君臣之相諭兩國之相交君子之言已志未嘗不稱詩溫乎其可愛也至後世禮樂偕亡而後詩道廢文存而般不傳章句之師多而象不明紛之于虫魚草木之間而未聞心通者釋詩者莫若毛鄭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至鄭氏之釋繁塞而其失愈多夫鄭氏之學長于禮而深于經制至于訓詩又以經制言之詩性情也禮制迹也彼以禮制詩是按迹而尋

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歟綠衣之詩而鄭氏以為採不諫亦入而鄭以為入于宗廟狼跋狀周公安閑自得于諛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凡、之句而鄭謂之公遜庭燎見宣王有忌政之漸而鄭以為不設難人之官諸類此者不可以悉舉豈可謂之知詩乎耶蓋嘗學詩至于治世之作明君良臣相得于上而天下之民莫不各得其所夫咍頌饁擊鼓祭祀相與從事于田畝之間熙然怡然无愁苦怨嘆之聲未嘗不慨慕想見其性情嗟乎此真孟子之所謂王政者治至于此而足矣及觀哀亂之時嘆悼之作又惘然若有所失也臣之于君欲其覺悟則誘之箴之規之誨之戒之救之惡長而不變則刺之怨之閔傷之憂懼之尚不知止則或疾而或衰或思而或悔反覆而不捨踴躍而不厭故于一篇之中屢致其意其大意要出于其愛君之情而已也賢者之處于世思以其道變亂為治而不以治亂變其志或為正或為變其大要出于仁義忠孝之性而已矣其文詰訓所能釋而講師所能盡其性情非詰訓所能明而非講師所能言也學者欲觀於詩宜無為祿利毀譽之所休浸漬優游先入于道義而後入于性情然後有得于其間矣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其性情之謂歟

詩論下

國風雅頌為風者不為小雅為小雅者不為大雅為風雅者不為頌學者以為章句之短長與夫美刺之義不甚相絕而分別若此或曰大師分之也或曰孔子分之也是皆未為知詩夫詩者古之樂曲故可以歌可以被于金石鐘鼓之節其教之曲折其氣之高下詩人作之之始固已為風為小雅為大雅為頌風者教不可以入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大師與孔子而後分也夫師知其教孔子知其義爾、猶今之樂曲有小有大教之不同而辭之不相入、作者為之後來者所不能易也孔子未刪詩之世未嘗惑于四始何哉古樂存而詩之教可知也樂亡然後學者惑詩矣周官大司樂之職已嘗謂之六詩風雅頌乃其音而比興賦乃其體季札觀樂于孔子之前而有國風雅頌之名于時諸侯賦詩以相樂者未嘗敢歌頌歌大雅者、謂之借則古樂未亡之時詩已班然而有次第豈大師與孔子強分之耶至孔子之時新詩復出而多古詩復雜而亂多者剛之而亂者正之爾故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夫民能有喜怒而不能為詩時之賢者斷之以禮義而代之作以著見民之性情故政令之所及則喜怒之教為之生喜怒之教生則風雅為之作政令之所及

者近而民衆狹其詩之體也必小其衆必為風作之者與錄之者固不能
張而為雅也政令之所及者遠而民衆廣其詩之體也必大其衆必為
作之者與錄之者亦不能感而為風也故雖文王之德才及于周召二國
而未及于天下詩人先自而為雅二南是也及其感也爵雖諸侯而功德
如天子四方之民莫不歌舞之詩人亦無自為為風文王正雅是也此正
風正雅之體所以異也然屬雖無道政令猶可以及于天下其惡足以動
四方之怨故其詩未為王風而尚為變雅平王止能號令畿內民而四方
之民號不知有王者故其詩不能為雅而為王風此變風變雅也體所以
異也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列國之君得以恣睢橫行而魯輒為頌此周
魯之頌所以異也故王者之業因正風正雅而復能至于頌、亡而後至
于變雅、又息而王復為風王為風而諸侯敢為頌周有風魯有頌而春
秋為之作興衰治亂如循環焉正風正雅王者積功累德之起之始迹也
頌功德結于民王業之成也大小雅今王可叛而先王之德未可忘先王
之基業未可傾也王風名為王而寔如諸侯也故孔子則定而錄之先之
周召之風以起其業次之以邶鄘衛國之風以著其鑒又次之以王風以
伸其誠若曰從此不能正則必繼商而亡也先之以正小雅以見自微而
勤勞次之以變小雅以見其怠惰而不德若曰先王勤勞如此而後王勿
為何也先之以正大雅以見其感次之以變大雅以見其衰若曰先王之
業如此而後王衰敗之何也先之以周頌以見其治平次之以魯頌以見
其王先可頌而諸侯妄作又次之以商頌以見諸侯妄作而不及周室將
復為商若曰上有明王彼諸侯安得而感也政不行而王猶不能奮諸侯
感而王不能自警胡不觀商之先功德基業如何今而為亡國也一經之
體如是而已亦猶蕩之一篇之體本刺周室之大壞而止言商惡至其末
章又言夏后氏其辭曰文曰咨、女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
有害本實先撥商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以三代之興衰反覆而為諷豈
非聖人之意欲扶持全安後世之君中重不已而丁寧不厭者哉

史論上

天生孔子不獨為魯雖孔子其憂亦未嘗不在于下也周之末列國爭為
雄長而天下騷然若兵孔子拳、于其間欲以一己捍天下之難故不用
于魯則之齊之衛之荆之陳之蔡不用于諸侯則欲為政于賈不用于中
國則欲為政于蠻夷車馬之際迄環于四方削跡伐樹流離困厄而不悔
聖人憂天下之民不得其所而欲行其道如此其勤也孔子之門其弟子

皆世之仁賢自願淵而下惟仲由子貢得聖人之道尤多然而終出願下者性有所蔽而勿全也仲由蔽于勇子貢蔽于辯願淵終日靜然而孔子亟稱之以為近已而仲由子貢或於其勇辯孔子未嘗不屈折其氣而諷之也孔子沒聖人之道息天下于是益亂諸侯務相吞滅爭地逐利兵滿于天下不復知有仁義一切以權謀詐力相高故輕險之士乘時而出摩吻淬舌起為縱橫之說以犇踴暴鷲之君而邀取勢利之君視民之死于此蜂豸蝨而曾不為之嘖顏故蘓張范蔡陳軫樓緩擣里甘茂商鞅韓非之徒皆長于揣摩辨說而當時號為賢智此固衰世之亂人也嘗讀司馬氏史至于數子列傳未嘗不嘆憤以謂或與孔子同時使孔子有殺罰之權必不先少正卯而後數子及讀孔子弟子傳乃以為齊將伐魯而孔子私于父母之國使子貢游說于外者凡十年存魯亂齊亡吳霸越而強晉子貢一出而五國皆有變細觀其所以說之辭則殊淺陋潤誕又非有策畫可以動五國嗚呼聖賢而肯爾為耶遷有史才而不入于道又其著書多採戰國策楚漢春秋以博其辭意其六國漢楚之間有解士者戲弄文墨附著之孔子一貢以為小說而耀世迹其所送則童子可以不惑而司馬氏輒為之信尚而收採之歟五國之變亂其皆皆載于左氏傳未聞孔子一貢之為人也孔子雖欲苟全邱墓之國使數國之民皆死于兵乎肯者楚昭王亡弓曰楚人亡之楚人得之又何求馬子開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亡之人得之何必此楚也此豈聖人之心已私其里人而侈移禍于他者皆小人之情活一鳥獸殺一鳥獸愛一草木害一艸木原厚其妻孥而暴其家厚其家而暴其隣厚其隣而暴其鄉國中人之所不為而謂聖人私魯而殘天下乎不表其非而出之則後世庸學必有疑縱橫家自聖人之門而出者矣

史論下

自古史才為難下左氏而得司馬遷下司馬遷而得班固至于范曄陳壽之徒又為班馬之亞其才如鱗之差而不齊也嘗嘆司馬遷如彼其才如彼其博瞻而不能深入聖人之道以為己病先黃老後六經高氣俠重貨殖則班固言之矣又世家孔子而不為傳使孔子與陳項爭列欲尊大聖人而反小其所以稱孔子者識會稽之骨辨犢羊之恠道括夫之異測桓傳之災斯以為聖而已矣一何其鄙陋也及讀班氏史則與遷同其蔽惜乎有史才而皆不能完也固能言遷之失而不知己之妄豈非有辭婁之明而不見目睫者耶遷之自序已嘗九分流矣及固為藝文志迹其餘說

遂以儒者與道法陰陽名墨縱橫雜家農家分峙而齊駭且其說曰王君
既微時君世主好惡殊方几家之術蠶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
馳說取合諸侯嗚呼固以為儒者取合于世而已矣乎宜固之附實憲而
死于非義也夫儒者之術教化仁義而已也使儒者在人主左右得以仁
義教化為天下之治則所謂道家者不過為岩野居士名法家者不過為
賤有司陰陽者食于太史局縱橫雜墨之流或馳一傳或效一官農家者
沈耕王田奉國賦以樂天下之無事彼得與儒者相抗而為流哉小火輕
重之不均不啻若泰山與一羽之比也而固一之彼皆剽盜吾儒之枝葉
尚未得其正乃尊大之使與道並立于世以增學者之惑仁義之罪人也
老莊釋氏揚墨之術雖曲見深聞尤足法者然其徒皆能張其師其說故
以區、之論而常橫行于天下以譁世而邀寵而聖人之教多衰替不揚
世以此數溺于大亂寔皆學者自戕其道以成衆者如固出沒于經傳不
為不博矣而其識褊狹如此扶持小說為股肱之材而抑儒者之道謂其
止出于司徒之官未設則前世之所以為治者將先仁義教化儒者之道
乎聖人之徒不務立論有事而後言事已而言已故其言精淳而不妄至
班氏而下必欲足其編秩多其文亂摺刺天下之異論以附己意主事以
資其言事已而言未已由汗漫汗雜不可攷信則聖人之徒遺文而文益
高不知道之比、以多言為累故為力雖勤終不能一望聖人之藩牆其
學者之病歟

四子論上

一氣之未判也明者莫能見智者莫能名強求其所以然字之曰元元有
物耶有者安在謂元物耶天地萬物異從而生哉故自然之有混而相與
為一一與太虛等此之謂元、判而為氣氣判而形天之旋地之游日月
星辰之光運動于上草木之華暢茂于下人之靈也夷狄之荒忽也禽獸
之衆多也昆虫之微也莫不生于元氣之始曰元識之始曰性、之未判
也猶夫元也及其判也為志意為情欲為德行為才能為善為惡為昧為
明或動而見于外或靜而返于內動靜出入循環而不窮然後擾、焉而
多事矣其多事者性之用其元事者性之體也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嗚呼得性而不盡言者其性聖人乎昔者諸子蓋嘗言性告子孟子荀子
揚子韓子五者皆天下之能言者也而其說莫有同者告子曰生之謂性
孟子曰善荀子曰惡揚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有生而有善有生而有惡有
生而有善惡混告子之言則入乎命孟子之言則入乎德荀子之言則入

乎情揚子之言則入乎意韓子之言則入乎才何謂入乎命其言曰生之謂性可生則可死命可以生死而言性不可以生死言也何謂入乎德其言曰人之性善、之名對惡而生而非獨有者也由昔者有無益于人而有害于天下者故謂之惡无害于天下而有益于人者故謂之善、有迹也性無迹也何謂入乎情其言曰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偷佚是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者故謂之人性惡是情也而荀子謂之性何謂入乎意其言曰氣者遠善惡之、夫離性以為意、與氣相輔然後駕氣而之善惡則善惡之地去性也有間矣何謂入乎才性一而才百才可以別而性未可以別也致命也德也才也非性而皆出于性者也非性而出于性猶三才者出于元而非元也雖然尋其流而推之亦可以至于性不涉其流而造性之元者聖人而已矣學者欲知性莫若觀聖人

四子論下

聖人之性如何而觀之觀其道不觀其性道者聖人之所言性者聖人之所不言也言道之本而究之以至于其極不觀而至于性者聖人不言性者何故非晦其說而務以惑世未可盡之以言也有形者可以繪畫而知

有物者可以摸揣而知有色者可以視而知有聲者可以聽而知有氣者可以動而知惟性也離乎形異于物不入于色不發于聲不假于氣知之則得之勿知則勿得也此其元可以喻也可喻則或非性矣今夫諸子者莫不爭言乎性愈辨則愈失愈詳則愈非何哉不思其不可言而強言之者也風窳無形鬼神無物天地日月無正色土石草木無聲氣於此有人焉曰吾元不能吾能收風窳之形而係鬼神之迹寫天地日月之正色而呼召草木之殺氣其所為者必妄矣性不可言而強為之言者安得而不妄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不聞斯學者可知矣然而聖人雖不言君子不可以不知欲知性必先知道欲知道必觀夫子之文章陶子易之禍福深于春秋之治亂極乎書之仁義達乎詩之孝悌忠信性可以自知矣欲觀海外者談乎荒佐像乎波濤支頤沈想馳騫乎神于海之外亦不能有所至泛淮湖沂河濟而來則不曰而至于海、可以必至也性猶未可以必至也故至于性者易謂之至、禮謂之知至箕子謂之皇極而子思謂之中庸文中子曰先所由而不至于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于至者不得已而名之耳又何以煩言為之哉曰然則孟荀楊韓皆非耶曰四子者其蔽在言性近乎性

者亦莫過乎四子之說也學者觀四子之所言而思聖人之所不言則自得之矣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八

文選 六

古

